

# 我的“民生街”:云南路(上)

◆ 陆其国

## 我和云南路的交集

在上海,以吃闻名且堪称历史悠久的马路,既非名传遐迩的乍浦路,也不是曾经风生水起的黄河路,而是云南路(今云南南路)。今天云南南路称美食街,应该说有其渊源。还在清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1849年4月6日),在法国首任驻沪领事敏体尼运作下,当时的上海道台麟桂发布告示,宣布双方勘定如下地块作为法商居留区:南至北门外城河(今人民路),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西至关帝庙褚家桥(近今西藏南路),东至广东潮州会馆(今永安路以西、四川南路以东),这块地方方圆约0.62平方公里,今天云南南路南端即至人民路口,可见云南路亦划归其中。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至南京东路段为云南中路。

云南路筑路自然是后来的事。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期间,无论是上海城区还是租界,人口均激增,住房紧张。外商瞅准时机,开始建房筑路,石库门里弄房就此纷纷建起,诸多马路因此辟筑,云南路的出现,应该缘于这样的时势背景。

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各行各业日渐聚集集成市,马路形成特色,如福建南路的毛蓝布业、福建中路的估衣业、宁海东路的鸡鸭蛋行、棋盘街的呢绒业、永寿路的旧衣摊,以及云南路的露天小吃等。不过我今天讲述云南路的故事,更多的还是缘于这里曾经有我的家,我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童年、少年、青年——直到过了而立之年,才因举家搬迁离开这里。

我们家最初是在云南南路紧邻“菜市街”一条叫“友益里”的深弄内,住房不临街。后来因我弟妹相继出生,原先深弄内仅十平方米的住房实在拥挤不下,在地区房管所的照顾分配下,我们家于1962年搬迁到同一弄堂一间临街的二楼前楼老宅。于我们家而言自然是“新家”。新家有一个朝东临街阳台。那年我刚上小学。我至今记得,搬出蜗居在深弄里的那个逼仄局促的老家,置身新家,感觉尽是新鲜。尤其是第一次站上新家阳台,一眼望去,云南南路人车

一般提到上海老马路,人们多会下意识想到南京路、淮海路等等,殊不知与上海诸多通衢大道相交叉的N多条街巷小道上,同样演绎着上海市民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所在地域交集的生活故事。云南路即是其中之一。(本文摘自《上海采风月刊》2015年第3期)



■ 昔日菜市街一景

往的景象尽收眼底。那种新鲜、那股兴奋,使我站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开。想到从今往后可以随心所欲站在自家阳台上看看云南路风景,我那颗少年的心激动得真可以用心花怒放来形容。

这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每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到阳台上望风景。多年以后我常常在想,偌大的上海,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条马路比云南路(确切地说应该是云南南路)更富有“民生”况味了。因为大凡与人们的生计有关的商家店铺,这条路上应有尽有:粮店、酱油店、煤球店、杂货店、旅馆、浴室、老虎灶、烟纸店、酱菜店、点心店、食品店、饭店、大饼豆浆摊、小绍兴鸡粥店,还有锡箔店、棺材铺等等。但对当年还是小小少年的我来说,云南路店家、摊点虽多,由于我们家那时经济拮据,除了吃口饭(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多数是喝粥和吃山芋薄饼),最为幸福的是可以享受一道免费精神大餐,那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免费看大世界游乐场露天电影。

众所周知,云南南路紧挨着著名的大世界游乐场。大世界游乐场顶楼就是露天电影院,其银幕正对着我们弄堂里的屋顶。那日夜幕一降临,我们就提着小板凳,一溜噔噔噔冲上晒台,占据一个有利位置坐下,然后激动地瞪眼望着正对着我们的大世界露天电影院,等候电影放映。只要不下雨,大世界露天电影就会和我们每晚有约,而且雷打不动地一星期换一部新片。可

以说,这道免费精神大餐几乎成了留在我少年时代记忆中最高贵、最兴奋、最幸福,也是最值得炫耀的一件事。而更让我们感到幸福的是,当年我们没有那么多回家作业,父亲母亲也没有整天逼着我们练琴练书画,也不会瞪着眼睛,像祥林嫂念叨被狼叼走的儿子阿毛那样,天天念叨着希望我们将来成为这个“家”那个“家”,或者盼着我们进这个重点高中,上那所重点大学……想起来,那年代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

那时别说我们,即使行人站在云南南路,只要选好角度,同样可以免费看大世界露天电影。这个角度就是云南南路与宁海东路相交的十字路口。它的正前方稍偏右就是露天电影院银幕,只是站在那里看电影要抬着头,而且银幕右下角被建筑物遮挡住一小块,和我们坐在屋顶晒台上看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尽管这样,每当电影开映,站在云南南路宁海东路口免费看露天电影的人还是不少,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边看电影边带凉爽。

对在那段幸福时光里观看过的一些影片,我至今记忆犹新,粗粗数来它们就有:《红日》《小兵张嘎》《秘密图纸》《夺印》《雷锋》《董存瑞》《英雄小八路》《英雄儿女》《刘三姐》,包括后来翻来覆去放映的《地道战》《地雷战》。在这些影片中,我百看不厌的不是大多数少年都喜欢看的打仗片子,而是《刘三姐》。我喜欢看这部电影,主要是喜欢看刘三姐,当刘三姐在

风光旖旎的桂林山水的映照下,唱响她婉转动人的歌声的时候,我感觉整个蓝天大地都被她美妙的歌声渲染得光彩夺目,美丽无比;此时此刻,我想刘三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上海,在正对着大世界露天电影场对面一幢坐落在云南路上的老式楼房的屋顶晒台上,一个十岁不到的小男孩居然“暗恋”上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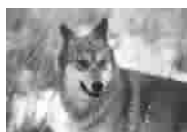
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为自己“暗恋”刘三姐感到无比羞惭,并为这深深自责。但是羞惭归羞惭,自责归自责,一旦刘三姐美丽的身影和动人的歌声在大世界露天电影院银幕上出现和响起,我依然会像被勾了魂似的提着小板凳一溜噔噔噔冲上晒台。

云南路尽管商店星罗棋布,但我与之特别有故事的也就那么几家,我家阳台下面临街烟纸店即是其中之一。

站在云南路上,透过烟纸店玻璃柜,可以一眼看清陈列在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商品:针线纽扣顶针箍,铅笔橡皮卷笔刀;牙膏牙刷香肥皂,毛巾草纸避孕套……总之寻常百姓居家生活所需的点点滴滴小物件,烟纸店里大多具备。玻璃柜上面通常摆放着三五只大肚子糖果瓶,里面装满了用花花绿绿的纸包装的什锦糖果,这样的大肚子糖果瓶有时也装比绿豆颗粒还小颜色黑乎乎现在叫“华华丹”那时叫“盐津枣”的零食。这种零食形状看起来有点像老鼠屎显得很丑陋,但吃起来甜津津咸丝丝的,放一粒含在嘴里,可以回味好一阵,而且它便宜,一二分钱可以买到几十粒。

烟纸店也叫烟杂店。烟纸店里的香烟还可以拆零卖。上世纪六十年代凡有烟纸店的街道马路,往往是三轮车光顾最频繁的地方,一些三轮车工人将乘客从医院车站码头踏到目的地,接三五角车资后,也感到累了。于是就在一旁的烟纸店里,花几分钱买两支“勇士牌”或“劳动牌”顶多“飞马牌”烟抽,算是犒劳一下自己。三轮车工人大多有一把年纪,挣点钱要养活一大家子,所以生意做不足,他们一般是不舍得买整包好烟抽的。云南路上三轮车工人零买香烟的镜头,我在自家阳台上经常看到。

## 明星狼



王为民

### 19.没有什么发现

天很快黑了,虽然有月光照亮,但视线已模糊不清,找狼肯定是没戏了,别再把人丢了就好。我召回一起来的工作人员,大家一个个灰头土脸神情沮丧,看来是没什么发现。“回基地,明天一早继续找。记住,这件事我不发活谁也不许把消息传出去!安德鲁和阿诺导演也不能知道!”说完,我转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工作人员们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

基地里难得清静。大多数人都去休假了,剩下的都是找了半天狼,啥都没找着,又累又怕的倒霉人。除了狼舍里偶尔有几声狼叫,只剩下了寂静。我疲惫地躺在床上休息,心中倍感凄凉。

狼丢了,两只,后果很严重。如果两只狼跑进了牧区,恐怕牧民的牲畜要遭殃了,虽然这些狼是人工喂养长大,但骨子里的天性是不会磨灭的,饿了一样会对牛啊羊啊发起本能的攻击,万一阴差阳错地攻击了人,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这两只狼死了,会对拍摄产生重大影响,临时去找新狼,安德鲁还得从头训练,时间不允许;用狗代替,阿诺导演也不会同意;就这么少两只狼愣拍下去,效果肯定不好。

更重要的是,全剧组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人和狼的良好关系将会受到打击,大家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把这些狼当成可爱的伙伴,大家会觉得这些狼是野兽,必须要敬而远之。那时,后面的拍摄状况可想而知,会有越来越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独自坐在休息室,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其实,静下心来又能思考些什么呢?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和祈祷。腾格里啊,现在是拍摄的关键时刻,请你看在我们全剧组几百人和这么多狼的情分上,保佑那两只莫名失踪的狼吧!最好,明天一早这两个“离家出走”的坏蛋,突然出现在狼舍里自己回来“报到”了。

工作人员匆匆跑来汇报,我急切地期盼着他能带来好消息。我们早已跟牧区联系过,只要有人发现两只狼的踪迹,不管是死是活,马上通知基地。工作人员看着我焦虑期盼的

表情,想说又不敢开口。

“快说,什么情况?!”我抓着工作人员的胳膊。“牧区来电话说……他们没发现狼,还说,如果狼真的侵犯牲畜和人,他们只能采取必要的行动。”

采取必要的行动?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当人们面对扑向自己的狼时,最必要的行动就是拿起武器,毫不留情地将狼解决掉。完了,我的两只狼啊,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两只,可毕竟是我亲自选定,亲自接回,亲眼看着它们长大的,想到它们很可能变成两具尸体,我的眼睛一下湿润了,泪水差点涌出来。我赶紧对工作人员挥挥手,转过身去。

工作人员默默地走了,我下了命令,所有人今晚都早早休息,明天天一亮便出发,继续找狼!

很奇怪,我竟然睡着了,也许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反倒想用睡眠来逃避难以解决的问题吧。闹钟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当我推开门时,工作人员们都站在院子里,整装待发,我略感欣慰,要是之前大家都如此“严阵以待”,狼恐怕也丢不了。

凌晨的草原充满寒意,我们借着天边微弱的白光匆匆行走,没人说到底去哪儿找,但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奔向拍摄地,被铁丝网包围的那一大片草甸,似乎只有那儿能带给我们一丝希望。

“带上狗吧!”一个人说。

我仔细地想了想,这似乎是个好主意,电影电视剧里的情节不都是让狗去寻找和追击吗?可我们的狗行吗?它们没经过类似警犬的搜寻训练,能听从指挥吗?再说,朝夕相处和拍摄过程中,这几条狗早已把自己当演员了,动不动就闹点儿小情绪,伺候不周的话还要罢工呢。我决定还是不带狗去,免得带来更多麻烦。

赶到目的地时,天已大亮,我快速给每个人分配了搜索区域,大家散开行动。我也给自己留下最大的一片区域,一步步地用脚丈量着这片草地,职业习惯让我永远无法把重要的事情交给别人,只有亲自上阵才放心。

也许是昨晚我的祈祷感动了腾格里,也许是真相早就在那儿等待着,总之,搜寻开始不久,便有了进展。

“大家散开仔细找,争取能找到脚印!或者狼粪!”

### 4.和纳粹更衣密谈

在报务舱内,船仍在剧烈晃动,唐金汉和露茜娅又摔倒在地板上,他们各自爬起,唐金汉东倒西歪地走到电报机前,刚坐在椅上戴上耳机准备发报,又一股巨浪袭来,露茜娅爬起来过来,用双手将他按在椅子上,好让他平衡身体,操作电键。但风浪太大,仍难以操作。唐金汉刚坐到电报台上准备发电报,但无法坐稳,忙大声“命令”她:“请拿绳子把我捆在椅子上!”她“奉命”将刚才捆绑自己的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固定住。待唐站稳后,他手指按动发电报机的键盘,发出“的嗒”的声响,电波飞穿过风云。他向她投去赞赏和感谢的目光。露茜娅第一次露出笑容。

浪渐渐平息。船上,各舱房内的浴室的莲蓬头都在喷着水,旅客们高呼:“船靠岸了,给我们供水啦!”于是,各舱的犹太人,都在尽情享受这难得的沐浴之乐。爱德华大叔拿着洗澡用具领着小保罗走出浴室:“这个澡洗得真痛快,半个多月没有供水洗澡了。”

旅客丙:“何止半个月?我算了一下,整整19天没洗澡了,唉,这次洗了,下一次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喽!”

卡特夫人帮助莱文莎梳头:“洗澡倒是小事,上帝保佑,哪个国家能让我们上岸,才是性命关天的大事呢!”

因阿姆斯特丹港允许船员们上岸购物,在街道上,身着西服的唐金汉在从一家一家商店里挑选购买物品。

在一处路旁的咖啡馆内。二副柯尔和一个留着希特勒式胡子的纳粹更衣在密谈。纳粹更衣埋怨地说:“上面对这次让圣安东尼号靠岸补充煤、水和食品很恼火,绝不允许这种事情重演!”柯尔向纳粹更衣汇报说:“都是亚当斯船长和那个中国报务员搞的鬼,本来电报上说阿姆斯特丹港拒绝靠岸,我可走了以后,不知他们俩……”

纳粹更衣:“要密切注意船长和那个中国青年。”递过一只旅行袋:“这里有十五公斤的烈性炸药,足可以让这条船……”做个炸飞的动作。柯尔:“为什么用这个?我们强大的德意志海军所向披靡,待‘圣安东尼’号驶进公海,

只要我们的潜水艇一个鱼雷,保证让这些犹太猪全去喂鲨鱼!”

纳粹更衣:“愚蠢!如果那样做!早在40天前你们船离港后就这么做了。”

柯尔:“为什么不?”纳粹更衣:“要知道,我们大量屠杀犹太人的做法,已经受到美、英和苏俄等世界各国的谴责。如果公然在公海上击沉一艘挂着红十字旗号的难民船,将要受到全世界人——包括我们德意志公民的反对。懂吗?”柯尔接过装着炸药的旅行袋。纳粹更衣:“这里还有小型收发报机,随时和我联络,听我的指令。”

码头上,唐金汉手里拎着一物品袋,登上船舷梯,正好遇见柯尔:“哈罗,二副先生,买了这么多的东西,我来帮你拿吧。”热情地要帮他拎手提包。柯尔慌忙阻止:“谢谢,不用。唐,你也买不少东西,是送给你救起来的那位犹太小美人吗?”唐金汉笑笑,上了甲板向头等舱走来。

头等舱的浴室里。露茜娅正在舒畅地沐浴。唐金汉来到舱外敲门,舱内没人回应,见舱门微开,他急切推门进入呼吸:“露茜娅,露茜娅……”露茜娅急忙穿上衣服从浴室奔出:“唐先生!”唐见她,放心地说:“喔,对不起,我当你……”

露茜娅顽皮地说:“又去跳海了?不会了,唐先生,我会记住你的话,为了死去与活着的亲人,我要好好地活下去,等待诺亚方舟。”

唐金汉:“这就好。露茜娅,快来看看,我从码头上给你们带来什么?”露茜娅打开的物品袋:“啊!这么多东西?可是,唐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虽然我坐的是头等舱,那是在美国的阿姨买的船票,而我早已身无分文了。”

唐金汉幽默地说:“等你发财后加倍奉还。”露茜娅说:“您真会开玩笑。”见对方痴痴地看自己,她羞涩地说:“唐先生……”唐金汉忙掩饰说:“噢,这是给保罗、莱文莎的巧克力和玩具小狗熊,这是给爱德华大叔……”他将一只蛋糕盒打开:“噢,来,请吃蛋糕,今天是我的生日……”

露茜娅:“生日……蛋糕……”脑子里忽然响起悠扬的小提琴声,她想到自己过生日情景……

## 犹太难民在上海

(影视小说)

耿可贵

